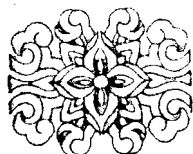


郑江萍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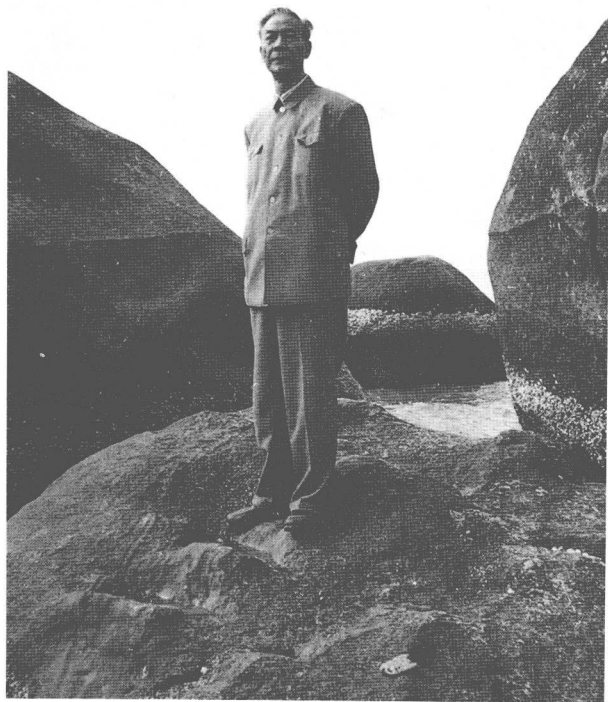
②

郑江萍文集

②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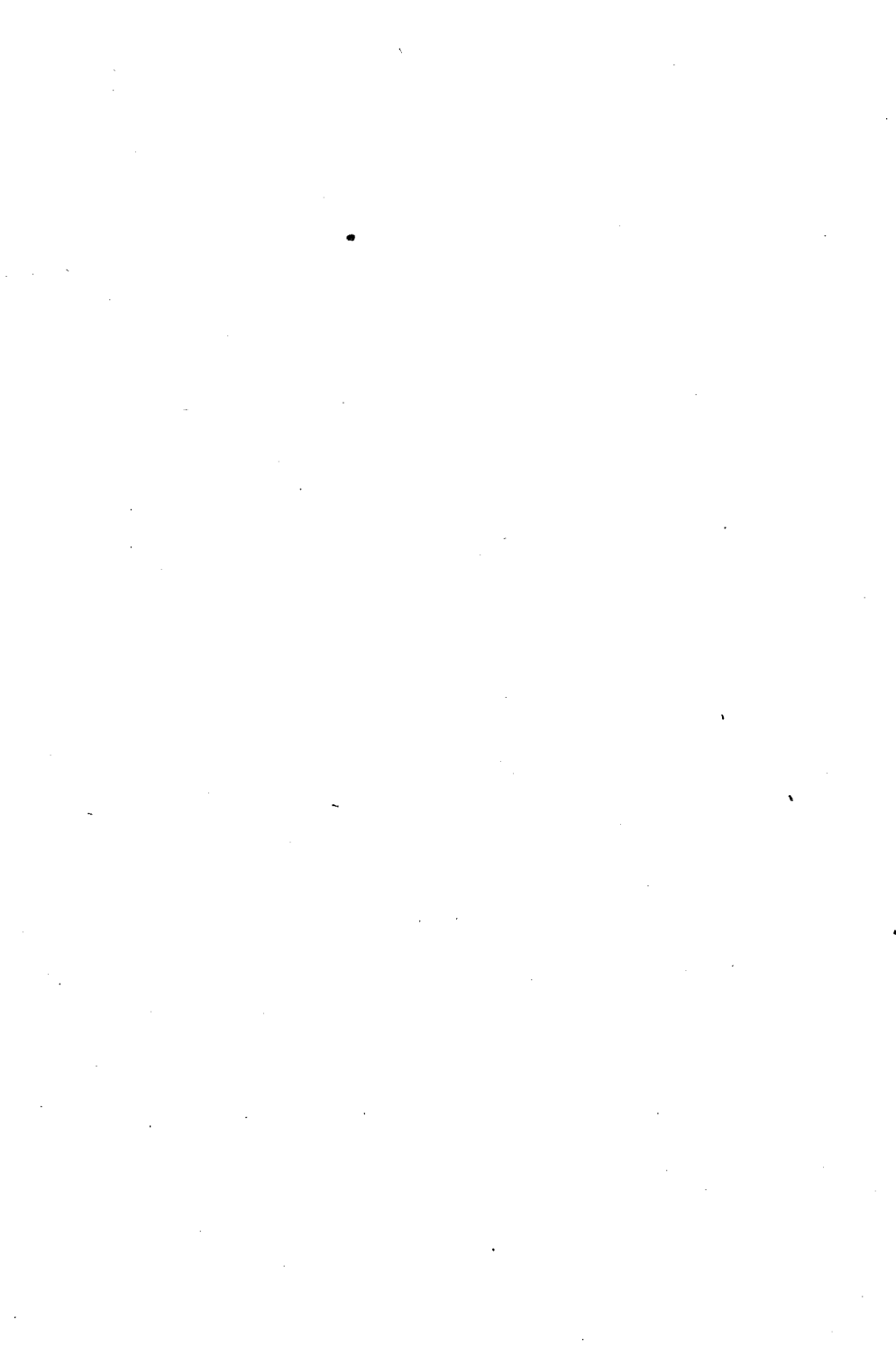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在海南島

目 录

第 二 卷

《何直教授》序	(1)
何直教授	(8)
港九枪声	(165)
马骝精	(298)
恩与仇	(375)
刘黑仔	(470)
佛仔	(534)

第 二 卷



《何直教授》序

陈残云

江萍同志的新作《何直教授》，内容大意说的是：早年留学美国的何直，获得了博士学位，成为名闻国外的植保专家。他放弃了可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机会，和在美国长大将可获得博士学位的华侨女儿，他的新婚妻子，一同回到共产党执政的祖国来，任南方植物学院“柑桔病害研究所”的教授和所长。他常带着学生去调查研究，足迹遍布南方各省城乡，不知劳累地工作，发现“黄龙病”摧毁了大量果林，使无数果农破产，于是把防治“黄龙病”作为主攻难关，提出了“柑桔病害防治方案”。大鸣大放期间，这方案被说成资产阶级破坏生产的方案，定了罪，划为极右分子，押到农村监督劳动。

年过四十的大知识分子何直，在农村干着重活，脏活，干得不好又挨批斗，受尽欺侮和凌辱。但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朋友，精神上没有被残酷的现实压垮。村子里的支部书记林大叔很爱护他，对他在放牛岗上试验的果场，大为赞赏。在“大跃进”期间，他的果园受到批评。他不服气，对弄虚作假的浮夸风，发出不同意见，又吃了许多苦头。直至党中央反对浮夸

风，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又为生产队种上果园的何直，受到正常对待，右派帽子被摘掉了。跟着他被调回学院，重当教授。

在十年灾难中，何直遭受更大的苦难。他被说成是出卖科学情报，里通外国的罪人，挨打、游斗、抄家，科学论文和资料被烧毁，之后再下放农村劳动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妻子无意撕掉一页印有毛主席像的日记扉页，被判为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，逮捕法办。文静温柔的丽丝无端获罪，想不通，神经失常。他们的年轻女儿，也被送到放牛岗劳动。一家三口都在各不相知的痛苦中过活。

学院的党委书记高一民，被诬为“假党员”，与何直同命运，彼此在劳动中交了心，他弄清了他直是真诚的爱国的科学家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高一民重当学院党委书记，根据中央指示，何直的“极右”帽子彻底摘掉，恢复一级教授待遇，重当柑桔研究所所长。丽丝的冤案亦得以平反。二十二年的生活教训，他获得了启示：“如果不把社会上的病毒清除，植物病毒是不可能很快被消灭的。”

以上的简单故事，是一篇教授的颂歌，真实地描述一位中国学者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，曲折、痛苦、难以想象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写照。这样一幅图景，在上了年纪的人看来，会觉得很平凡，这似乎是自身的影子，或是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影子，在社会上大量存在。而新一代高等学府里的大学生，会有些惊异，为什么对祖国如此赤诚的科学家，遭受那么多不应有的折磨。

作品里的主人公何直，对自己走过的坎坷而复杂的道路，最初也是不理解的，一心要医治中国特有的“黄龙病”，反而获了罪。他的天真善良的妻子更是茫茫然。但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劫难，使他恍然省悟：不消除社会上的病毒，柑桔的“黄龙

病”是难以消除的。这便是作品的主题。

社会的病毒是什么？不言而喻，是“左”的流毒、“左”的思想，不断地上升和发展，严重地干扰了党的正确路线，到了十年动乱，“四人帮”的小丑们竟篡夺了党的领导权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疯狂的迫害与镇压，何直和他的妻子遭受的厄运，是中国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组成部分。

作品的主题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。读者会感受到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，导致人们的思想感情日趋冷酷，“左”毒随处泛滥，整人压人习以为常。在动乱的年月里，它更涂上“革命”的色彩，扭曲了人的性格和情绪。把祸国殃民的疯狂活动，看作是“好得很”的革命行为。作者以愤慨的强烈的感情来揭露这人间丑恶，画出一幅幅阴暗的苦难的画景。但它不是展览苦难，而是启发人们对社会病毒的揭发、痛恨、抨击和清除。社会病毒不除、“左”毒不除，有抱负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才华、智慧，都不可能得到发挥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能实现。

作品的主要思想是通过艺术形象体现的。何直的形象贯串着故事的主线。作者熟悉何直的生活，有切身感受，同情他的委屈、受难、不幸的遭遇。对他深爱，爱他的不贪图异国舒适的生活、对祖国的赤子之心；爱他坦荡诚实的性格，屡遭横祸能泰然置之；爱他对学术的执著，在极度困难中忘不了科学实验。作者以深厚的情意，诚实的笔墨，塑造了一个满身创伤的鲜明的形象，读者将会为这可爱的科学家一洒同情之泪。

何直的妻子柳丽丝，也是一个可爱的女性。她在异国生长，对新生的祖国向往。性情沉实、贤慧、温顺，和何直心灵相通，放弃了富裕的家庭生活，也放弃了可以获得的博士学位，和丈

夫一同回祖国，在归国的轮船上欢度新婚蜜月。但归国后没有度过多少平静欢快的日子，就遭遇了苦难。起初不明白为什么丈夫会成了“右派”，要与她异地分离。后来自己又无辜的成了“反革命”，头脑单纯，不问政治的归国侨眷，怎么想也想不通，以致惨遭危难，精神失常。在政治上失去常态的可悲年代，态度矜持的柳丽丝失去常态是很自然的，也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。柳丽丝是值得人们同情的可爱形象。

这一对品格高尚、灵魂纯洁的夫妇，被政治浪潮推进了漩涡，卷去了幸福的爱情生活，使人唏嘘喟叹。残酷的斗争，无情的打击，打碎了他们的美好感情，却打不碎他们对祖国的热爱。一直是心惊胆颤的丽丝，虽然对丈夫有过埋怨，但何直始终认为祖国是可爱的，回国没有错。“在美国不可能发现黄龙病”，他要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大地，让它“千里黄金，万里飘香”。他的坚定的意志，使妻子心情平静。作品描述他们的夫妇关系，健康而自然，没有渲染异地情鸳，人为的爱恨纠葛。

当然，为了使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，应有一些适宜的情节来表现他们高洁的夫妇生活，喜怒哀乐有一定的份量，才能使形象的色泽更鲜艳。作品的不足之处是太实了，描写阶级斗争的弦拉得太紧了，政治空气太浓了，迫害接着迫害，苦难连结苦难，一步高于一步，令人喘不过气，使这对感情深厚的夫妇找不出余裕的时间来抒发真情，包括离情、冤情、儿女之情、恋国之情。

在人物形象上写的较好的还有林大木和高一民。前者是农村基层的支部书记，勤劳敦厚，耿直沉实，心里明辨是非，不受一些虚假的政治现象蒙蔽，具有我国农民的朴素气质，有现实意义。他爱护城市来的遭灾蒙难的大学教授，爱护下放的知

识青年。这样的好农民，我们的农村普遍存在，作者充满热情地赞赏他，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感。

高一民也有自己的性格。学院的党委书记，在政治运动的激流中前行，受“左”毒影响，一样看不起专家，整人压人并不手软。但历史的潮流颠倒了，他的位置也颠倒过来，一时成了被“专政”的对象，和何直同病相怜。所谓患难见人心，他和何直朝夕相处，有了较深的认识，彼此交了心。后来官复原职，对何直一家有了新的态度。这个人物的转变，合乎情理。

何直的两个学生许求实和贾志强，比较一般，缺乏性格的特点。当中贾志强是个政治小爬虫，对老师落井下石，借揭发批判向上爬。这样的人在“文革”中随处可见，但就具体形象说缺乏深度，他和卑鄙的政治扒手牛奔一样，近于概念。

这部作品人物不多，以何直为核心，带出几个人，各有各的面目，看出作者作了精心的构思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：人物和事件都写得太实，缺乏飞跃的想象，生动的细节，实事有余，神思不足，艺术手法上欠缺浪漫色彩。

作者对自己的生活原形，身受实感，有强烈的爱，直抒胸臆，难能可贵，对读者有深刻的教育意义。作品的故事编排，人物的刻画，思想的深度，语言的洗练，都比作者前一个真刀真枪的作品《港九枪声》进了一步。祝愿他有更多的佳作问世。

一九八五年国庆前夕

何直教授

天气很闷热。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，像一只不透风的盆子罩在大地上。树梢上的麻雀热得张着嘴巴，地上的蚂蚁成群结队往阴湿的地方挤去。

何直教授坐在临窗的书桌前，双眉紧锁，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儿，两道痛苦的目光停在桌上的一枝柑桔树根上，根梢儿还沾着点黄泥巴。

“魔鬼！”他瞪着柑桔树根儿骂道。

他坐在书桌前写检讨已过了一个钟头，摊放在面前的依然是一张白纸。捏着铅笔的手心汗水渍渍，他闭上眼睛，痛苦得快要掉下泪水。忽地嘣的一下，手上的铅笔给捏断了。呸！他一手把桌上那份检讨通知揉成一团，狠狠地摔在地板上。

坐在旁边藤椅上的妻子，心情沉重，垂着眼睑，手里拿着件褪了色的蓝布工作服，衫上的扣子全都松了线儿，要脱未脱的。唉，他这个人心里只镂刻着这样一棵柑桔树，衫上的扣子全掉了还是照样地披在身上。世界上的植物千千万万，可他偏偏挑拣上研究这株带有黄龙病的柑桔树。事情却又偏偏出在这

黄龙病上。造孽、造孽！妻子咬了咬嘴唇，不敢再想下去。

她哀怨地望了丈夫一眼，便俯下头默默地捡起了那扔在地上的纸团。当她把纸片展平开来时，惊愕得手指也颤抖了起来。上头勒令她丈夫交代他所提出的《柑桔病害防治方案》的反革命动机，说这是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、破坏生产的方案。这怎么可以呢？他把全部心血都贯注在黄龙病研究上去了，受到这种批判那等于毁掉了他的生命！她惶恐、悲愤、失望，一颗心不知往哪儿搁才好！一个忠实于科学研究的教授怎可以容忍这种指责，怎可以忍受这种侮辱，又怎可以昧着良心去瞎交代呢？她了解丈夫的为人。一个早已闻名国外的植保专家，早年留学美国，他写的《果树枯黄病状的分析研究》论文，获得了博士学位。记得那天晚上，她陪着他到学会大厅上领奖，天气好像也是这样热，她很高兴，紧握着的手心渗着汗珠儿。当她握着他的手时，她几乎要惊叫起来，他的手竟也是这样的热，这样湿润润的。回家路上，年轻的博士挽着她的手臂，沿着河边的石板路走着，朦胧的夜色里，流动着的河水像一道闪光的水银，远处巍峨的自由神像矗立在黑漆的夜空里，高擎着的火炬闪着耀眼的亮光。他望着自由神像莞尔一笑，“她多寂寞啊！”“自由神会寂寞么？”“你看她多孤独！”他沉吟地走着，紧紧地挽着妻子的手臂。突然，他停住脚步，亲昵地搂着她说：“我们回祖国去！”“他们不是聘请你留下当教授吗？”她故意问道。“你说呢？”“我跟着你……”

现在她拿着这张揉皱了的纸条，简直不敢睁开眼看。她不知道降临在丈夫头上的将会是一场怎样巨大的灾难，然而又确切地感觉到大祸临头。今早报纸的社论讲得再明白不过了，说右派在猖狂向党进攻。可是，她不相信丈夫犯了什么错误，他

没有错，从事科学研究而且又作出了成就这有什么错误呢？可是眼前的政治气氛，上头对他的态度，以及人们对他回避的冷漠的眼光，这一切都可以从中得出可怕的答案。她越想越惶恐，好像真的犯了什么弥天大罪！

“你多少都要检讨啊！”她苦痛地说。

“这是科学研究，不是做买卖！”

“可你……”她感到绝望了。

“你害怕吗？”

她含泪点了点头，“我只是担心你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我没错。”

她睁着泪眼望着丈夫，“省委书记不是知道了防治黄龙病的事吗？你可以给他写封信！”她好像看见了一丝希望。

“事情复杂得很，这有用吗？”他沉思。

“我只是希望上面会通情达理！”

“我们是搞科学研究的，用不着去求人家可怜。”他说。

“你还是那个倔脾气，我担心这回要吃亏的。”她潸然落泪。

“唉，你看报纸上说的，全换了调子！”近日何直是很注意报纸的。上月，党中央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员整风，开展“大鸣大放”，出于对党的信赖，何直在一次省委书记亲自召开的座谈会上，谈了自己负责防治柑桔病害科研的遭遇，要求省委领导重视科学研究，尊重科研成果。派些内行的干部来当领导。会上的专家教授纷纷鼓掌支持他的意见，省委书记连连点头，表示今后一定抓紧改进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。

第二天，省里几家报纸都用大字标题发表了何直教授的“鸣放摘要”，并且批评有关部门和学院党委对科研成果不重视。学院党委书记高一民看报后马上到何直家拜访，再三解释，表

示欢迎批评。当时，何直心里高兴，以为这一回自己研究的“柑桔病害检疫防治”方案可见天日了。要知道这个方案搁在抽屉里被冷落了好几年，而各地农场的柑桔树却大片大片地死亡。他从心底里感谢省委书记的重视，也感谢学院高书记态度如此明朗。他衷心拥护党的整风，真没想到效果这样大，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下子便给解决了。

可是才过了几天，报纸上的调子变了，高书记使人交来张条子，也不找他当面谈话，他的科研“方案”一下子变成了一个“资产阶级”的“破坏生产”的方案了……

她想了好一会，“我到省里走一趟好吗？”她认为省委书记在会上表态是一件很严肃的事，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？

“看看再说吧！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“唉，这日子……”

“丽丝，我对不起你！”

“你别这样说！”泪水顺着她的脸颊小河似地流下来。

他沉思了好一会儿，“往后的日子你就自己过了。”

她睁大一双泪眼望着丈夫，心也碎了，好半天才说道：“你想得太严重了。”从她那哀愁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在竭力地抑制着自己。在美国，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去，她还可以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。她跟着丈夫一起回来为的是什么呢？她了解他，信任他，认为他走的道路是对的。回来后虽然日子过得艰苦，但她甘愿忍受。只是眼前这些事情使她太伤心了。

“丽丝，你后悔跟我回来吗？”他用手给她抹去脸上的泪珠儿。

“我相信祖国！”她忍不住啜的一声哭了。

他眼睛湿润了，紧紧搂着她说：“我的丽丝……”

说完，他拿起那支捏断了的铅笔，捏得紧紧的，仿佛要把自己全部的悲愤都聚集在手指头上。嘣的一下，断笔又给捏断了。他筋疲力倦地垂下了头，泪水滴落脚背上，像一串串温热的雨点落在干涸了的土地上。突然，他昂起头像一头疯了的雄牛往门外冲出去。

“何直，何直……”她一下子给他那突然的动作吓呆了，惊慌地追了出去。没走上几步，她停住了，默默地望着他走向田野的背影。她明白，他不是个脆弱的人，让他一个人安静点儿吧！

屋子里空荡荡的只剩下她一个人。窗外竹棚架上爬满了牵牛藤儿，绿的叶、紫的花，茂茂密密地把猛烈的阳光给隔断了。棚底下阴凉静谧。小虫儿都往阴湿处躲，蠕动着的一个个小生命竟然也这样的急促忙碌。

她手上依旧拿着那件褪了色的蓝布工作服，扣子全都钉得结实，胸前印着的“南方植物学院”红漆油印的小楷字早已洗脱了。她反复地扯了扯钉牢了的扣子，禁不住叹了一口气。他这个人工作也像为人一样，扎扎实实，从没有半点虚假。然而，这世道老实人还是要吃亏的。眼前这件蓝布工作服他就穿了好几年，说是要换新的，可他却将就地穿着，拖了一年又一年。这工作服还是那年苏联专家苏独夫来学院指导研究工作时发给他的，那天他的好几个助手也穿上了簇新的蓝布工作衣。那时候，苏联是老大哥，大伙儿对苏独夫是毕恭毕敬的，从心底里尊重来自老大哥国家的亲人。被尊敬的人并不都是值得尊敬的。苏独夫信口开河的一句话，扯起了风风雨雨，一直纠缠到现在。嘿，真不好理解！她恨苏独夫，不要不懂装懂嘛！不过，临走时苏

独夫好像有所觉察自己的不慎。他看完了何直的那篇博士论文之后，才知道这位博士对果树的枯黄病研究造诣很深，于是便特意来到何直家里喝茶。记得是喝茉莉花茶，幽香润滑，苏独夫很欣赏这种花茶独特的清香，赞不绝口。何直却笑而不答。他给苏独夫介绍了各式各样的茶，从龙井、铁观音到沱茶、普洱，从乌龙、毛尖到这儿的罗浮甜茶和白水寨茶，色香味皆尽不同，末了才笑道：“懂得喝茶的人并不喜欢尝花茶啊！”“是不是太淡了？”“不够茶味。”苏独夫这才笑了，“我明白了，我喜欢的只是花香味！”临别时，苏独夫握着他的手态度诚恳地说：“你对柑桔枯黄病的研究造诣颇深，祝你成功！”当然，这位苏联人的话只能说到这个程度，他听了心里是明白的。可是，苏独夫早走了，即使他在也是无济于事的。

突然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丽丝听得出是许求实来了，便赶忙站起身去开门。

“求实，有什么事？”她望着来人焦急地问道。

他张望了屋里一眼才说，“何教授不在？”

“有事你给我说好了。”

许求实是何直的学生，现在是助手。他才二十六岁，在植物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助教，后来何直要他来研究所当了他的助手。许求实身体结实，脸孔稍黑，一眼看去就认得出是干露天作业的人。他很热爱自己的工作，自从跟随何直搞这柑桔病毒试验以来，一直住在实验果园的小瓦屋里，日夜不离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观察试验果树的生长，详细记录下每片叶子，每片新芽，每根枝梢和须根发生的微小变化。他相信何直教授说的名言：“实验实验，必须身体力行，实地干过，才能有所体验。”他勤奋好学，一有空余时间就啃书本。床头床底堆满了书本，晚